

五代史記

五代史記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六

唐臣傳第十四

符習

符習趙州昭慶人也少事趙王王鎔爲軍校自
晉救趙破梁軍柏鄉趙常遣習將兵從晉晉軍
德勝張文禮殺趙王王鎔上書莊宗求習歸趙莊
宗遣之習號泣曰臣世家趙受趙王恩王嘗以
一劍與臣使自効今聞王死欲以劍自裁念卒
無益請擊趙破賊報王冤莊宗壯之乃遣閻寶
史建瑭等助習討文禮以習爲鎮州兵馬留後

習攻文禮不克莊宗用佗將破之拜習成德軍
節度使習辭不敢受乃以相衛二州爲義寧軍
以習爲節度使習辭曰魏博六州霸王之府也
不宜分割以示弱願授臣河南一鎮得自攻取
之乃拜習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習亦
未嘗攻取後徙鎮安國又徙平盧趙在禮作亂
遣習以鎮兵討賊習未至魏而明宗兵變習不
敢進明宗遣人招之習見明宗於胙縣而以明
宗舉兵不順去就之意未決霍彥威給習曰主
上所殺者十人公居其四復何猶豫乎習意乃

決平盧監軍楊希望聞習爲明宗所召乃以兵
圍習家屬將殺之指揮使王公儼素爲希望所
信給希望曰內侍盡忠朝廷誅反者家族孰敢
不效命且分兵守城以虞外變習家不足慮也
希望信之乃悉分其兵守城公儼因擒希望斬
之習家屬由是獲免而公儼宣言青人不便習
之嚴急不欲習復來因自求爲節度使明宗乃
以房知溫代習鎮平盧拜公儼登州刺史公儼
不時承命知溫擒而殺之習復鎮天平徙鎮宣武
習素爲安重誨所不悅希其言者上言習厚斂

汴人乃以太子太師致仕歸昭慶故里明宗以其子令謙爲趙州刺史以奉養之習以無罪快快失職縱獵劇飲以自娛居歲餘中風卒贈太師習二子令謙蒙令謙有勇力善騎射以父任爲將官至趙州刺史有善政卒于州州人號泣送葬者數千人當時號爲良刺史蒙少好學性剛鯁爲成德軍節度副使後事晉官至禮部侍郎

烏震

烏震異州信都人也少事趙王王鎔爲軍卒稍

以功遷裨校隸符習軍習從莊宗于河上而鎔
爲張文禮所弑震從習討文禮而家在趙文禮
執震母妻及子十餘人以招震震不顧文禮乃
自斷其手鼻割而不誅縱至習軍軍中皆不忍
正視震一慟而止憤激自勵身先士卒晉軍攻
破鎮州震以功拜刺史歷深趙二州震爲人純
質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喜作詩善書及爲刺史
以廉平爲政有聲遷冀州刺史兼北面水陸轉
運使明宗聞其名擢拜河北道副招討使領寧
國軍節度使代房知溫戍于盧臺軍始至而戍

九
兵龍胥等作亂見殺贈太師

嗚呼忠孝以義則兩得吾既已言之矣若烏震者可謂忠乎其矣震之不思也夫食人之祿而任人之事事有任專其責而其國之利害由己之爲不爲爲之雖利於國而有害於其親者猶將辭其祿而去之矧其事衆人所皆可爲而任不專己又其爲與不爲國之利害不繫焉者如是而不顧其親雖不以爲利猶曰不孝況因而不利之乎夫能事其親以孝然後能事其君以忠若烏震者可謂大不孝矣尚何有於忠哉

孔謙

孔謙魏州人也爲魏州孔目官魏博入于晉莊宗以爲度支使謙爲人勤敏而傾巧善事人莊宗及其左右皆悅之自少爲吏工書算頗知金穀聚斂之事晉與梁相拒河上十餘年大小百餘戰謙調發供饋未嘗闕乏所以成莊宗之業者謙之力爲多然民亦不勝其苦也莊宗初建大號謙自謂當爲租庸使而郭崇韜用魏博觀察使判官張憲爲使以謙爲副謙已怏怏旣而莊宗滅梁謙從入汴謂崇韜曰鄴北都也宜得

重人鎮之非張憲不可崇韜以爲然因以憲留
守北都而以宰相豆盧革判租庸謙益失望乃
陰求革過失而革嘗以手書假租庸錢十萬謙
因以書示崇韜而微泄其事使革聞之革懼遂
求解職以讓崇韜崇韜亦不肯當莊宗問誰可
者崇韜曰孔謙雖長於金穀而物議未可居大
任不若復用張憲乃趣召憲憲爲人明辯人頗
忌之謙因乘間謂革曰租庸錢穀悉在目前委
一小吏可辦鄴都天下之重不可輕以任人革
以語崇韜崇韜罷憲不召以興唐尹王正言爲

租庸使謙益憤憤因求解職莊宗怒其避事欲
寘之法賴伶官景進救解之乃止已而正言病
風不任事景進數以爲言乃罷正言以謙爲租
庸使賜豐財贍國功臣謙無佗能直以聚斂爲
事莊宗初即位推恩天下除百姓田租放諸場
務課利欠負者謙悉違詔督理故事觀察使所
治屬州事皆不得專達上所賦調亦下觀察使
行之而謙直以租庸帖調發諸州不關觀察觀
察使交章論理以謂制刺不下支郡刺史不專
奏事唐制也租庸直帖公僞梁之弊不可爲法

今唐運中興願還舊制詔從其請而謙不奉詔
卒行直帖又請減百官俸錢省罷節度觀察判
官推官等員數以至鄆塞天下山谷徑路禁止
行人以收商旅征筭遣大程官放猪羊柴炭占
庇人戶更制括田竿尺盡率州使公解錢由是
天下皆怨苦之明宗立下詔暴謙罪斬于洛市
籍沒其家遂罷租庸使額分鹽鐵度支戶部爲
三司

張延朗

張延朗汴州開封人也事梁以租庸吏爲鄆州

糧料使明宗克鄆州得延朗復以爲糧料使後徙鎮宣武成德以爲元從孔目官明宗即位爲莊宅使宣徽北院使忠武軍節度使長興元年拜三司使唐制戶部度支以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而有鹽鐵轉運使其後用兵以國計爲重遂以宰相領其職乾符已後天下喪亂國用愈空始置租庸使用兵無常隨時調歛兵罷則止梁興始置租庸使領天下錢穀廢鹽鐵戶部度支之官莊宗滅梁因而不改明宗入立誅租庸使孔謙而廢其使職以大臣一人判戶部度

支鹽鐵號曰判三司延朗因請置三司使事下
中書中書用唐故事拜延朗特進工部尚書充
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判戶部度支事詔以延
朗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使下三司置使自此始
延朗號爲有心計以三司爲己任而天下錢穀
亦無所建明明宗常出遊幸召延朗共食延朗
不至附使者報曰三司事忙無暇聞者笑之歷
泰寧雄武軍節度使廢帝以爲吏部尚書兼中
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晉高祖有異志三司財
貨在太原者延朗悉調取之高祖深以爲恨晉

兵起廢帝欲親征而心畏高祖遲疑不決延朗與劉延朗等勸帝必行延朗籍諸道民爲丁及括其馬丁馬未至晉兵入京師高祖得延朗殺之

李巖

李巖幽州人也初名讓坤事劉守光爲刺史後事莊宗爲客省使巖爲人明敏多藝能習騎射頗知書而辯同光三年使于蜀爲王衍陳唐興復功德之盛音辭清亮蜀人聽之皆竦動衍樞密使宋光嗣召巖置酒從容問中國事巖對曰

前年天子建大號于鄴宮自鄆趨汴定天下不
旬日而梁之降兵猶三十萬東漸于海西極甘
涼北懾幽陵南踰閩嶺四方萬里莫不臣妾而
淮南楊氏承累世之彊鳳翔李公恃先朝之舊
皆遣子入侍稽首稱藩至荆湖吳越修貢賦效
珍奇願自比於列郡者至無虛月天子方懷之
以德而震之以威天下之勢不得不一也光嗣
曰荆湖吳越非吾所知若鳳翔則蜀之姻親也
其人反覆其可信乎又聞契丹日益彊盛大國
其可無慮乎嚴曰契丹之彊孰與僞梁光嗣曰

比梁差劣爾嚴曰唐滅梁如拉朽況其不及乎
唐兵布天下發一鎮之衆可以滅虜使無類然
而天生四夷不在九州之內自前古王者皆存
而不論蓋不欲窮兵黷武也蜀人聞嚴應對愈
益竒之是時蜀之君臣皆庸暗而恃險自安窮
極奢僭嚴自蜀還具言可取之狀初莊宗遣嚴
以名馬入蜀市珍竒以充後宮而蜀法嚴禁以
竒貨出劔門其非竒物而出者名曰入草物由
是嚴無所得而還惟得金二百兩地衣毛布之
類莊宗聞之大怒曰物歸中國謂之入草王衍